

西昌大火19人牺牲：“130公里驰援”背后的基层防火之困

本报记者 郝嘉奇 西昌报道

3月30日，四川省西昌市突发森林火灾，宁南县21名扑火队员驰援火场，却遭遇风向突变，18名队员和1名向导牺牲。

这是一支三个月前新组建的扑火队，由“民兵队”转化而来，部分队员更是第一次进入火场。受访人士称，他们虽然接受过训练，但装备不如森林消防人员，力量比较薄弱。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之所以从130公里

最后的声音

前来送别的陈其贵告诉记者，她有3位亲属在救火中牺牲，她的姐夫张明福、侄子陈章华、叔伯兄弟陈文龙。

3月30日一早，森林草原专业扑火队队员樊桂伟，在社交媒体发了一张队员们身着消防服的照片，写道：“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用我们的行动来怀念木里英雄。”

一年前的2019年3月31日，凉山州木里县发生森林火灾，30名扑火人员遇山火爆燃牺牲。

但樊桂伟没想到的是，就在照片发出去的当晚，又一场森林火灾成了生死救援。

根据西昌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信“西昌发布”通报，3月30日19时30分，这支扑火队接到宁南县林草局的命令，于20时20分从宁南县出发。22时40分许，扑火队到达火场经久乡蔡家沟水库。23时10分许，队员们在当地一名向导的带领下，从蔡家沟水库上山扑火。

31日1时30分，联合指挥部接到报告，扑火队在途中失联。7时许，搜救队找到了他们。向导和18名队员牺牲，3名队员负伤。

39岁的樊桂伟，不幸遇难。34岁的黄元林，也没能平安归来。30日20时25分，接到任务后，黄元林在社交媒体发布了队员们赶赴西昌的视频，并留言：“宁南森林草原防火专业扑火队代表宁南人民，我们出发咯！”不少朋友留言“注意安全”“平安归来”。他回复：“感谢各位关心，精神小伙一定平安回来。”

24岁的陈科金，是队员中最年轻的。当晚在赶赴火灾现场的路上，他曾发过一段视频，给自己和队员们打气。视频显示，30日20时22分，队员乘坐赶往西昌的大巴车上，视频配的字幕是：“西昌不怕，我们来啦。”陈科金穿着橙色消防服对着镜头敬了一个礼，头盔上印有“森林防火”四个字。20时55分，他又发了一个视频，配文说：“干完了回家洗个头，发型都没了。”

到了火场，黄元林拍摄了一段视频发给朋友。“风太大，火直冲冲地就来。跑都跑不赢，我们现在走了10公里了，看到火冲过来加油跑。”这是他留给朋友最后的声音。4月3日，在宁南县烈士陵园

外调动人员，系早前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起火，西昌市专业队伍已被调往救火，本地空虚。

据《凉山日报》3月5日信息，当地各县(市)及州属重点森工企业，共有1.8万余名各级各类扑火队员，其中，专业扑火队员仅有1318人，民兵综合应急救援队员有4264人，半专业扑火队员有1.2万人。

悲剧背后，凸显的是基层森林防火长期人力、经费不足，装备落后等问题。

外，此次火灾中牺牲的部分扑火队员的生前亲友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回忆了他们的生前点滴。

一位黄元林生前好友前来送花圈。她告诉记者，黄元林的外号叫“黄大炮”，比较喜欢分享生活状态。他有两个孩子，大的在上幼儿园，小的才1岁。

牺牲队员张树伟的叔伯兄弟张树海也送来花圈。他说，张树伟人很开朗，身体也好，扑火往哪里走至少10里山路，身体必须要好。“张树伟10多年前就参加了民兵队，具备扑火经验。”

张树伟的小姨陈发芬告诉记者，侄子今年39岁，家里3个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6个月。“张树伟性格好，对人礼貌，平时比较沉默，不太爱说话。他的思想好，想为人民服务。家里才修了房子。”

樊桂伟的朋友对记者说，樊桂伟今年39岁，人很憨厚，让他做什么事他都会认真完成，平时在家电卖场干些杂活儿。他家里有3个孩子，大的才10岁。

在西昌市殡仪馆外，前来送别的陈其贵告诉记者，她有3位亲属在救火中牺牲，她的姐夫张明福、侄子陈章华、叔伯兄弟陈文龙，三人分别生于1977年7月、1987年8月、1982年7月，均为宁南县天鹤村人。

陈其贵回忆，3月30日晚西昌风很大，烧着的草木灰在天上飘，全城停电。3月31日早上8点多，她得知他们出事了，随即往山上赶，交警封路并告知她去殡仪馆看看。

她悲伤地说：“张明福性格好，一家人都靠他。他训练之外的时间打零工挣钱，在村里打家具。家里有4个老人和2个孩子，大的19岁在上大学，小的不到3岁。”而陈章华平时在工地上打零工，妻子在家务农，女儿7岁。陈文龙父亲过世多年，家中还有六旬母亲及妻儿。

据了解，牺牲的18名扑火队员平均年龄38.2岁。3名受伤人员分别为特重度烧伤、重度烧伤、轻度烧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还款啊，就是忽悠百姓。”2020年3月24日“储户”赵爽告诉记者，“今年也开始登记了，还说以楼抵债，但是楼在哪里呢？钱在哪里呢？去年的都没给呢。原计划5年给清，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

“蓝山集团说是内部职工集资问题，其实根本不管是哪里的人，只

雪上加霜：兑付未果被申请破产清算

现在政府报告中，据山东当地权威媒体介绍，截至2015年4月，入选当年山东省重点建设项目的信莱生物科技非转基因大豆综合开发项目总投资超过20亿元，当年投资超过10亿元。

而目前信莱生物科技也是官司缠身，多次被列入失信人名单。而信莱生物科技的衰落与蓝山集团几乎同步，始于2017年。

“当地都认为信莱生物科技和蓝山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大家都认为信莱生物科技是蓝山集团的子公司。”刘丽介绍说。

多位在蓝山集团“存款”人士介绍称，“集资”来的钱到了信莱生物科技园内的电厂了，2018年11月山东省电力行业淘汰落后产能时，该电厂被淘汰。因此部分集资款连成本也没收回。但该说法并没有得到权威人士

扑火队成立仅3个月

风一吹，火一下就来了，人跑的速度没它快，这个时候装备再好也没有用，很容易就被困住。

宁南县距西昌市130公里，驱车需要近3个小时。当地政府为何会派宁南县扑火队支援？

通报称，3月30日19时30分，宁南县森林草原扑火队接到宁南县林草局前往西昌市支援命令。

4月3日15时，记者来到宁南县林草局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两名值班人员正在睡觉。一旁是宁南县林草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称办公室主任张明华不在，自己不了解情况。记者多次拨打张明华电话，均无法接通。

曾在宁南县做民兵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3月28日至30日，凉山州木里县发生火灾，西昌市专业队伍大多被派去灭火了，30日西昌火灾发生时，城里缺乏专业队伍。“西昌市如遇火灾，会调集县城民兵队支援，我就去过两次。”

对此，记者4月1日向西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朱康求证，他表示自己不清楚，“是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的”。记者随后拨打了西昌市应急管理局官网公布的办公室、党委、监察室电话，均提示“号码不存在”。

记者从宁南县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了解到，这支扑火队成立才刚满3个月。2019年12月26日，宁南县2020年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会召开，会上对新组建的宁南县森林草原防火专业扑火队进行了授旗。

陈其贵告诉记者，宁南县森林草原扑火队虽然才组建3个月，但民兵队一直都有，张明福参加民兵队已有十来年了。

可扑火队员并非都具备经验。据《新京报》报道，牺牲队员曾顺富，今年1月才加入扑火队，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火场。

基层防火之困

区县一级的消防力量是由地方林业部门成立的，力量比较薄弱，他们比普通的志愿者多一些训练，但装备不如森林消防人员。

2020年4月4日，西昌市为牺牲的扑火队员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去年，西昌市木里县30名扑火队员追悼会也是在一天举行。

据新华社报道，本次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迅速调集力量开展科学施救，在确保扑火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全力组织灭火，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亦作出批示，要求深刻总结近期多起森林火灾和造成人员伤亡的教训，进一步压实各

方面各环节责任，深入排查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坚决遏制重特大森林火灾发生。木里大火仅仅一年后，缘何悲剧再次发生？多方认为，人力经费不足、装备落后等问题，一直是森林防火队伍建设的痛点。

以山东为例，2019年11月，山东省政府常务会议指出，山东省有林地面积5240万亩，建有常年驻防的森林消防队伍174支6723人，还有季节性驻防的森林消防队伍560支1.2万人。森林消防队伍存在经费保障渠道不稳

显示存款数额从几千到十几万元不等。对于登记号是否就意味着就有这些存单？记者咨询了蓝山集团处理集资问题的负责人及高唐县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高唐县一位参与处理蓝山集团“集资”的工作人员表示，内部人员集资数额多达几亿元，但他并不愿意透露具体数额。

次向蓝山集团提供借款本金505495869.25元，蓝山集团至今仍欠高唐金城投资501395869.25元本金，“蓝山集团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资不抵债，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清算条件。”而且目前蓝山集团还是多起案件的被执行人，部分案件因无可执行的财产而终止执行。

而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2月开始高唐金城投资陆续借给蓝山集团5亿元，而当时正是蓝山集团对外公开资金出现问题时。巧合的是，高唐金城投资也是高唐热电厂的债权人。2020年2月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将高唐热电厂的2262万元银行存款或武城县光明热力有限公司65%的股权冻结。



3月30日晚，西昌突发森林火灾。

西昌指挥部/供图

值得关注的是，近3个月，也基本是新冠肺炎疫情控制时期。扑火队员发布的一些视频，或记录了该扑火队的一些训练日常。

陈科金的社交媒体曾披露一些扑火队日常训练片段。一条发布时间为3月24日的视频显示，身穿迷彩服的扑火队员当天在宁南县久久广场上练拳，有的队员在广场一边休息，身旁放着风力灭火机。

3月26日的视频显示，扑火队员们穿着统一的服装跑步。1~3月，陈科金共发布了25条日常视频，在这次赶赴火灾现场的路上发的两条视频之前，他上一次身穿迷彩服出境还是在1月18日。同时期，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国各地要求居家隔离，严防人群聚集。

据宁南县政府网站消息，3月11日，县林草局在宁南县休闲体育广场举办了“2020年森林草原防火器械培训现场会”。县森林草原防火专业扑火队全体队员共计81人参加培训。负责人分析总结了全县近年来火灾发生规律、森林草原火灾常用处置办法，邀请专家对油锯、风力灭火机等12类常规器械的规范操作进行讲解。

记者注意到，这支扑火队所用

定、队伍装备水平不高、管理不规范、技能水平不专业、人员流动性大等问题。因此需要组建森林消防专业队伍，纳入消防救援指挥系统，实行24小时执勤和准军事化管理。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森林灭火教研室主任白夜介绍，上述森林消防队伍为“国家队”，应由应急部门管理，基层还存在大量森林扑火“地方队”，由地方政府管理。“国家队”尚且存在经费保障不稳定、技能水平不专业、人员流动性大等问题，

“地方队”更是缺乏应对大型火灾的能力。朱康告诉记者，宁南县调集来的扑火队员不是专业的消防人员，但“灭火的专业能力肯定没问题”，平时要训练。

虽然宁南县扑火队名为“专业扑火队”，但实际上仍是半专业的队伍。西昌市公安局指挥部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区县一级的消防力量是由地方林业部门成立的，力量比较薄弱，他们比普通的志愿者多做一些训练，但装备不如森林消防人员。

“蓝山集团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对内吸收存款，后来慢慢地开始对外也吸收百姓储蓄。”刘丽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高唐国有企业吸收老百姓的存款由来已久，并非只有蓝山集团自己干，高唐县其他国有企业早在20年前也这样干，其中包括之前的国棉厂。”

记者获得一份落款为2003年11月的“关于兑付国棉厂集资的通知”，这也意味着高唐县国有企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至少有十多年的历史。

《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获悉，近几年来蓝山集团和高唐县另一家国有企业高唐热电厂同样通过自制“存单”高息吸收公众存款。

“另外一家国企高唐热电厂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不过利息和规模都比蓝山集团少。”曾经在“存钱”的高格(化名)也证实了这一点。

另一家国企涉嫌“非吸”

“蓝山集团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对内吸收存款，后来慢慢地开始对外也吸收百姓储蓄。”刘丽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高唐国有企业吸收老百姓的存款由来已久，并非只有蓝山集团自己干，高唐县其他国有企业早在20年前也这样干，其中包括之前的国棉厂。”

记者获得一份落款为2003年11月的“关于兑付国棉厂集资的通知”，这也意味着高唐县国有企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至少有十多年的历史。

《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获悉，近几年来蓝山集团和高唐县另一家国有企业高唐热电厂同样通过自制“存单”高息吸收公众存款。

2017年3月就在蓝山集团付息付本后，高唐热电厂也出现无法兑付的问题，截至目前高唐热电厂既不给钱也不给还款方案。

记者获得的一段视频显示，热电厂的人员向要钱的百姓介绍称，“我们是国有企业，我做了主。”

“向百姓解释的是热电厂厂长，我们要去钱，他说他做不了主，那么谁做主呢？当时老百姓手里吸收存款，又是谁做的主呢？”刘丽质疑道。

天眼查显示，高唐热电厂多次成为被执行人，有多起被起诉支付对方款项的官司。2018年6月，高唐热电厂旗下负责热力供应与服务，供热管网投资与运营等服务的全资子公司——高唐县兴明供热有限公司变更为个人企业。

记者在高唐县采访期间曾多次试图向高唐县国资局、高唐县地方金融局等有关部门了解情况，但均遭拒绝。

上接A6